



那天找东西时，意外翻到了珍藏多年的信件。厚厚的一叠信件陈旧泛黄，显出岁月流逝的痕迹。那些信件跟随我不停辗转，历经千山万水，跨越天南地北。看着它们，好似看到另一个时空中的自己与亲友们曾经一起走过的美好年华。

那些我收到的信件和我寄出的信件，陪伴我度过人生最孤独迷茫的青春时光。彼时，我在外地求学工作多年，陌生的地域，激烈的竞争，迷茫的前途……压在我仍显稚嫩的肩头。多少个无眠的夜晚，我一个人就着昏暗的灯光，一遍遍捧读亲友们寄来的信件，咀嚼每一个词句，体会他们写信时的心情，以及笔墨之外的言辞。字如其人，见字如晤。来往不断的信件，连接着我们的心。何况，那些不便当面诉说的言语，都可诉诸笔端。我非常享受写信和收信的快乐。

冬来寒意深深，唯有书香和文字最让人暖心。万籁俱寂，物候沉潜，唯有读书才是冬天最佳的选择。

挑一个静谧的冬夜，拾一本朴素的书，随意翻开，不必忙着阅读，就单单跟着前言去漫步，去游览，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任凭那一个个文字在纸上如梦中的蝴蝶纷飞最灵动的画面。那些牵愁照恨动离忧的心绪碰上润物无声的文字也变得微妙了起来，不禁幽幽地为之心动。凝眸驻足间，烦恼退却了，心灵安然了，精神世界因了一本好书的相伴渐渐丰盈了。

在冬夜读书，能读到最真实的自己，这是不假的。微微灯光在房间流溢出一派养人的色调，或静坐于桌前，或沉思于窗边，或闲卧于枕畔，或吟哦于静雅的书房之间。千山万水在字里行间不约而至，万千思绪也随书中文字辗转，悠悠悠哉，兴味盎然。尽管读的是那些字词句段篇章，然而，品味的却是人世间的百味杂陈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琴棋书画诗酒花皆可在那一个个美妙的文字中相遇邂逅。

一个真性情的人，与文字缘分竟是那般奇妙，一眼万年的遇见竟胜过了朝夕相处的陪伴。感情

我有些踟躇，跟不上队伍。导游已经不用好眼色看我了。我拖着箱包后悔把那些保健品带来。

我主动要求脱队。要按着自己的意愿完成旅游。

导游说，你可想好了，脱队可不能退费，一旦脱离，就找不到我们了。我说，没关系。于是，我独自来到了那个久负盛名的“长生不老”的问询处。没想到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看似荒唐的机构。其实，它就是一个中医诊所的变身。

同志，请问延年益寿的秘方有没有？那个年轻的医生，看了我一眼，慵懒地说：把手伸过来。穿过玻璃窗的圆洞，我把手伸过去。我佩服现在医生的医术了，如此远的距离竟能实现望闻问切。

他说，你呼吸一次脉搏跳四次，不浮不沉，和缓有力，脉象不错。你再伸伸舌头，咳嗽两下。

我吼——吼——两下。你身体综合条件不错，没啥问题，不用开药。

同志，同志，我好容易来一趟，您就给我开一点吧。一着急，我竟然忘了称医生。

经不起我的软磨硬泡，医生给我开了药，我决计离开。

我坐了一天的车，来到青山连绵，林木葱郁，景色幽雅的玄奘墓

那些无声的信件，像星星点点的灯火，温暖并照亮我孤苦的内心里。我像独自跋涉在荒原的前行者，正是那些信件给了我勇气和坚持的毅力。

于是，掰着指数日子，对即将到来的回信翘首以待，成了我那时的常态。收到信，压抑着激动的内心拆开它，快速地浏览后，再逐字逐句地品味它，直到将它读得滚瓜烂熟。

回信时，一句一词的斟酌，都让人费尽心思。既要告知收信人自己当前的现状，又要尽力避免对方从字里行间感知自己的苦楚，从而为自己忧思劳心。这样的纠结，导致每一次回信我都要绞尽脑汁。抽空写完信后，我总是看着窗外异乡的万家灯火，想象着亲朋收到我的回信时，他们的神态和心绪。

在写信与收信的日子里，我慢慢成长起来。然而当手机以雷霆

中的一见钟情我是颇不信的，但是，遇上文字，结缘书香，书卷中的一见倾心我是相信的。不是真爱，难以贴心，不是真爱，难以动情。流连于《诗经》中的文字，醉心于唐诗和宋词里的明月光，就连栅栏旁的一支笛音也同样能够让思绪绵延。哦，那里有张若虚的意气风发，那里有杜甫的悲忧，那里有张继枫桥处的愁容，那里有文人们的恒古不变的情愫。

冬夜书卷幽幽香，寂寂冬日读书好。读书之美，美在潜移默化，美在静水流深般的润泽无声，美在耐人寻味的意蕴和戛然而止的留白。

书能养心，书能养神，书能于无声无息中滋养灵魂。启迪思维是她，闲情逸趣是她，任凭那万千思绪随笔者的文字跌宕起伏，于心灵的湖泊涤荡出最美妙的涟漪。

胸藏文墨怀若谷，腹有诗书气自华！冬来读书总能够找到一种归结性的东西，那是读书收获到的弥足珍贵的一部分。所思所想，所感所悟，从我心走进你心，文字如一湾灵动的柔波飘逸出淡淡的芬芳。

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，意不尽理，得意忘言。最是书香能致远，书能相我不需花。



塔。我要去缅怀一下，电视剧中那么多女妖怪想吃他的肉，我虽非如此，但是我和女妖怪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爱好：长生不老。

喂，喂，天山童姥，你啥时候回来，那件事有信了……孙媳妇在电话里戏谑地说。

我必须赶回去。但错过了最后一趟车，得住一宿。

这是一个标准套间。床一大一小。我先占领了里屋的大床。迷迷糊糊中，外间入住的那位总是出入于我的房间。也可以理解，换了地方水土不服，总起夜，而我的房间恰是入厕的必由之路。

我竟然睡着了。朦胧中有只手在我的脸上摸索索索，进而扑向我……起初我以为为梦魇或者遭遇暴徒，大呼救命，但对对方一句话，惊醒了梦中人。

“别装蒜了，老美女，自己出来混，不就是想找点刺激换换口味吗？”

你，你什么意思？没啥意思，就这意思。这也是潮流。换换生活方式和理念，改变一下你的行为习惯。不过，现在本

见字如晤

□孙克艳

之势席卷全国，写信这件事行了几千年的事情，便渐渐消逝了。从前，我们常说“我会给你写信的”；现在，我们常说“我会给你打电话的”。

现在的年轻人，大概永远无法体会白纸黑字下的书信，有着怎样的力量和魅力。那是在过去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，所无法回避的历史。在车马缓慢的年代里，书信拉近了天各一方的亲友们的距离，让他们知晓对方的近况，为他们送去彼此的问候。不管是陆凯《赠范曄》“江南无所有，聊寄一枝春”的浪漫，还是李商隐写给妻子《夜雨寄北》的伤感；不管是杜甫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的悲凉惆怅，还是林觉民《与妻书》的荡气回肠……都给后人留下了浓重的一笔，那是越过岁月奔腾的河流，翻过一座座不同时代的高山，仍然能引起共鸣并溅起朵朵浪花乐章。那是含蓄而诗意

的国人，表达丰富情感的一种方式。即使在上世纪，书信仍是一种重要的交流方式。多少个黑夜里，多少人在灯光下，用一颗炽热的心，牵动着手中的笔，将心中涌动的情感，浇灌出一封封或热烈或含蓄的信件，它们像鸽子一样，飞向天涯海角。又有多少人，站在某个门口或巷道望眼欲穿，期盼着千里之外的鸿雁传书。

那时候，日子悠长而缓慢。大家的心，即使隔着迢迢山水，也能被一封接一封的信焐热。眼下，便利的交通，快捷的通信，似乎并没有拉近各奔东西的亲友们们的距离。很多人都说，翻看长长的手机通讯录，却找不到说话的人。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。

打开好友多年前寄给我的一张明信片，我的心潮湿了。那是她当年考上浙大研究生后，寄给我的



醉美珙春——湿地风光 高飞摄

诗意盎然

□李成山

<p>晓得阳光 制造出所有热的血 输送到多数人身上 冰凉的 只浇灌一小撮</p> <p>晓得秋风 残酷只是假象 一位辛勤的清洁工 打扫着田野、山林和心灵 很羡慕</p>	<p>那双粗燥的大手 随意地把花枝招展揉捏</p> <p>晓得雪花 片片精灵 洁白无暇 含情脉脉地 亲吻着高山大河 覆盖了所有的丑</p> <p>晓得人生的幸福</p>	<p>往往以遗憾而告终 不会因为你好善良 那些光鲜的 会给你留下</p> <p>我站在风中 倚着秋 瞭望冬 看到了两枝梅 耳鬓厮磨</p>
--	--	---

天山童姥

□金卉

宫对你没有兴趣了，我睡觉了……张总，退休前在一家外资企业当老总。你们的资料已经互换，能否继续交往，就看你们自己的了。

我点头浅笑。张总腾地一下在椅子上站起来，来了个九十度的大鞠躬：您好，兰女士，信息显示，您是一个热爱生活喜欢浪漫和自由的人，请问，是这样吗？

这，这……我不知道怎么接话。第一次遇到如此直接的人。是，是啊，有点。我说。

那您介不介意我今天带您去旅游吧。

说完他走过来伸手握住我的手，我的手就像被钳子握住一般，有点紧迫，我想挣脱，但是，对方力大无穷，我欲罢不得。

我突然嗅到了一股刺鼻的金属味道，开始疯狂地阿嚏阿嚏打喷嚏，没想到意外发生了。

张总听到喷嚏声，应声倒地。我吓得魂飞魄散，开始呼救。

两个工作人员跑出来，互相埋怨说，唉，谁知道会出现这个，就怪你，让你一大早忙着跟女朋友视频，出事了？我让你植入的程序丰富一点，你就是不听话，这个月

奖金泡汤了。

植入程序？我再看看倒地直挺挺的张总，没有丝毫突发疾病的变形和蜷缩，神态安详自然。

我愤愤地回了家。我问孙媳妇，你急着把我嫁出去目的是什么，居心何在？

还有，张总是怎么回事？你说！

孙媳妇战战兢兢地站在一旁，低眉顺眼，差点哭出来。

天山童姥，我也是刚刚听说的。您看您虽然面目清秀，光鲜照人，但今年都九十高龄了，像您这年龄的人，特别是优秀的好男人二十年前就绝迹了。所以，她们为了满足你，就去机器人公司按照您的要求量身定做了一个，没想到技术员不负责，程序过于简单……

你，你们……是可忍孰不可忍？

……我想我是时候离开了，我的同龄人二十年前就走了，那个时代也随之消逝。我的儿女十年前全部过世。

第二天，我将毕生的积蓄留给了我的孙媳妇。毕竟我这悲喜交加的二十年是她哄我开心的。我的重孙子的择校费还没有着落呢。而且这也是我们之前的约定。

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，我抖了抖一身的尘土，上路了。

土墙根儿，或蹲或坐，唠嗑打盹，有的叼着个长竹竿烟袋，静享冬日暖阳，惬意舒暢。

雪花飘飘的时候，一群孩子就开始玩打雪仗，滚雪球，堆雪人。我偏爱静静地欣赏，欣赏雪的舞姿，偷听雪落的声音，端详雪的容貌。本真，自然，一点都没粉饰，素素的，我喜欢张开双臂拥抱，情愿雪花落在我的睫毛上，溶化在我的腮帮子上。此时，我如是初次喝多了酒，晕乎乎进入了童话世界。

每当一场大雪过后，人们就开始忙活起来了，扫帚铁锹，叮叮当当，开始清雪。在乡下，雪可是个宝贝，男推女拉，全都运到自家家的麦田里，给麦子盖上厚厚的棉被。

每当雪后，小村庄都静谧安详，苍穹之下，银装素裹，皓然一体。

有了这圣洁的白雪，才有了农人瑞雪丰年的喜悦，孩童们的欢乐，冬才像个冬的样子，我现在常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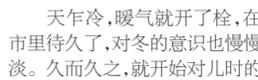
如若穿越，便有旅人风雪夜归的浪漫，雪花大如掌的想象。于是我就又琢磨……约三两好友，捧一本诗集，望着飞舞的雪花，映着羞红的盆火，烫一壶老酒，顿挫抑扬。

今日回想起来，没有感慨，全是蜜涌，最后再说一句：那时的冬天真是像模像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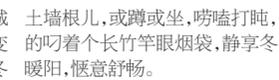
那时期，大人们冬天也很闲，太阳出来的时候，三三两两地靠着

初冬的田野一片空旷，只有麦苗儿像一片片的绿毯一样铺展在黄土地上，蔓延生长，这些绿色，常常勾引着大雁前往。印象很深刻的，我经常走近那些雁群，甚至走到触手可及的距离，它们也不起飞，对我熟视无睹的样子，我心中快活不乐。估计它们只是害怕那位“土洋炮”吧，根本不屑我这个手无寸铁的少年。

那时期，大人们冬天也很闲，太阳出来的时候，三三两两地靠着



那天的冬天



生活随笔



莲花湖

莲花湖

莲花湖